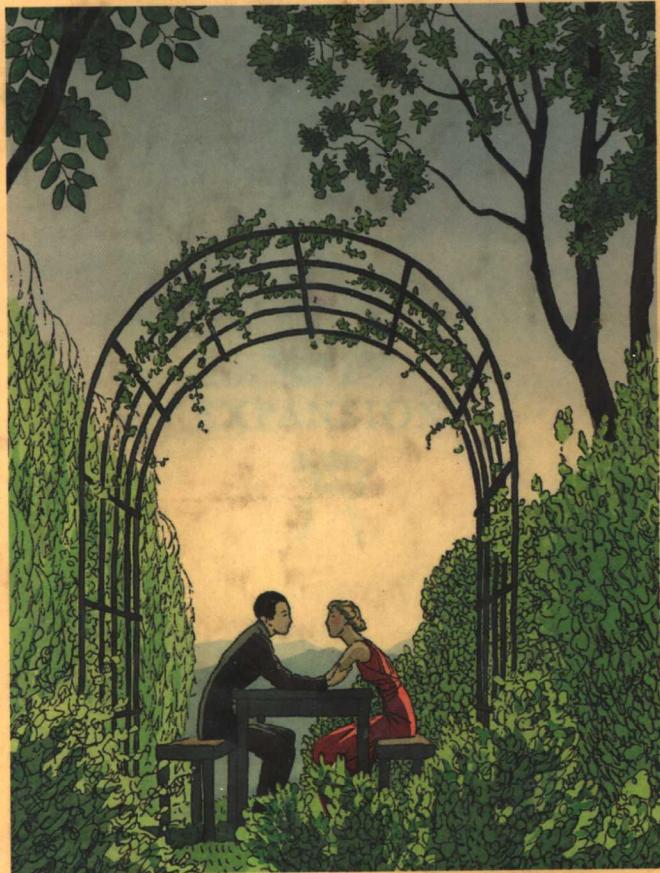


爱情变奏曲

[法] 保尔·热拉第 文

[法] 安德烈·马蒂 图

钱定平 译诗



47.1332
207



01011194556X 郑州大学图书馆

爱情变奏曲

[法] 保尔·热拉第 文

[法] 安德烈·马蒂 图

钱定平 译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变奏曲／〔法〕热拉第著. [法] 马蒂图,
钱定平译.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

ISBN 7-5382-5714-4

I . 爱… II . ①热… ②马… ③钱… III . 诗歌 -
作品集 - 法国 - 现代 IV . I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3076 号

编辑策划 万象书坊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王之江 杨菲菲 夏兰兰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周夏萍
技术编辑 王 军
责任校对 万 脉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发 行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辽宁美术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 数 80 千字、插页
印 数 1 — 3 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曲无变奏不含情

——《爱情变奏曲》译序

一个伟大的哲人说过，真正雄浑阔大的艺术品，只能产生在人类的蒙昧时期。

人类不会再千辛万苦建造长城，不会再像搭巨无霸积木似的搭垒金字塔，也不会再在轮子都还没有发明就去堆砌“巨石阵”(Stonehenge)。

人类在变得愈来愈精巧和现实，其代价是丧失从前曾经有过的的雄健、纯真和阔大。

其实，爱情这件人类的最早创造物何尝不是这样？真正纯情朴实、情怀宽阔而永不变色的爱，对一个人来说，也许也只能产生在他和她人生的蒙昧时期吧！

有一次，在法国巴黎塞纳河边散步，游目骋怀，只见建筑壮丽、风光旖旎、仕女如云、游人如织。此时此景，突然激活了埋葬在我心底多年了的一段情愫。于是，从千里之外，大荒深处、离恨天上跳脱出一团记忆、一

群人物、一缕情思来，让我不能自己……

人类在不断变化着自己的内心和容颜，也许只有一样东西是各种变换中的“不变量”(Invariant)，那就是古今中外爱情进行的规律和酸甜苦辣的味道。那些在香榭大街、圣母院前钩肩搭背、谈笑风生的对对情侣，他们所经历过的，其实也就是女娲和伏羲，亚当和夏娃，刘兰芝和焦仲卿，罗密欧和朱丽叶，林黛玉和贾宝玉还有顾曼桢和沈世钧（张爱玲《半生缘》）这些人都经历过的——随你太空船上天，核爆炸入地；任你世界如何折腾混乱，管你人世间怎么在茶杯、浴缸里掀翻波浪，在这一点上大概是翻不出多少花样的。

这么想着想着，我也正好来到了塞纳河边的旧书廊，华都巴黎的一个我最爱去的魂牵梦萦之地。

而且也正好就在此刻，一本很不起眼的小书，活蹦蹦地呼啸着跳入我的眼帘。我拿起来看，就再也舍不得放下。

这本书的法文书名是《你我》(TOI et MOI)。一看便知，书的主题是一对情侣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是1939年出版的一本小书，164页，毛边。书本身并“不见经传”，从来也没听见别人提起，书的特点却很鲜明：优美的诗配以精致的画，图文并茂，两相辉映，情既见乎词，画中又有诗。

那诗，是描写每一对恋人爱情生活都必定经过的各个“节气”，从一见钟情，到心声吐露，经过追求、了解、热恋、误解、苦闷、解释、和好、猜忌、思考、动摇、重

新和好、最后趋于自然和平淡的各个阶段，作者把它分成32章娓娓倾诉着。

那画，也让我爱不释手。每章开头配的那些人物画儿，笔触精致优美，色彩鲜明亮丽。每一章又都是用一种花儿草儿作为题花，例如玫瑰、菊花、忍冬、苦艾花、虞美人、含羞草等等，来形象性地代表着一章章变化万端、摇曳生姿的主题和情趣。

也许是我自己的“故事”实在太简单、太拙朴、太平静、太短促。而且，早早地就离我而去。像天边的一颗彗星，一闪而过，不再来临。所以，这么一本小书，倒好像月亮吸引潮汐一样，在我心里掀起了如潮的洪波……

又不知过去了几时几劫。有一天，有一位年纪轻轻、卓有建树而雄心勃勃的编辑先生到我在上海的临时处所小坐，对这本书是“一见倾心”。他的热情赏识煽动得我不禁技痒思动，虽然明知自己并不搞法语专业。而他的慧眼又立即识破了这一点，于是极力怂恿我翻译出来出版。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此刻您正拿在手里。为了符合中国人的情趣和习惯，也为了更切合书的内容，书名改成了《爱情变奏曲》。对于这个本子的译法，我只有一点说明。我自幼就读过英国诗人费兹杰拉德翻译（有人认为是“拟作”）的《鲁拜集》（Rubaiyat）。对于一个外国诗歌的译本能在本国诗歌园地也占一席之地，不免蒙着一层深深的感化。在翻译时就不禁经常想起《鲁拜集》。

本来，爱情往往是“未成曲调先有情”，但是曲无变奏便也不算真正有情。爱情之歌的诱人之处，正是在这些

不断变化而又令人莫测深浅的曲调吧！

所以，爱情便成了艺术上永恒的主题。可以这么说，爱情，只要她还是人类作为物种而要延续和发展下去必不可少的第一前奏，那曲调就会永远唱不完。

鲁迅先生当年在香港发表演讲，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偏是这点对于爱情这个人类最老的老调子便不适用。爱情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是——老调子永远唱不完。

爱情的酸甜苦辣啊，你人类沧海桑田经历中的“不变量”！

那么，爱情究竟是什么味道？

不但年轻的人会这么问，年纪大的人也还会回过头来问。

“情场老手”们会不时地问，鹤发童颜而春心未泯的人们也会悄悄地问。

正陶醉在耳鬓厮磨、卿卿我我之间的爱人们会向对方连续盘问，揣着一颗颗失恋的痛苦流泪之心的人们，也更会对自己不断发问。

爱情，当然首先就是无价的珍宝，莎翁这么唱道：

回忆中你甜蜜的爱，带来这么多珍宝；

即使帝王的地位，我也不屑与之对调。

(for thy sweet love remembered

such wealth brings

That then I scorn to change

my state with Kings.)

爱情往往由一见钟情而触发，这本诗里也写到了，这一对小小情人怎么初次相会就堕入情网。谁说中国人只是“温吞水”呢？张泌的词就写了闪电似的情景：

小市东门欲雪天，众中依约见神仙，
蕊黄香画贴金蝉。
饮散黄昏人草草，醉容无语立门前，
马嘶尘烘一街烟。

爱情带来的是两个人心心相印、一唱一和的和谐美妙，这也是这本书的诗里多次讴歌和追求的。不过，还要算奥地利戏剧家哈姆雷特唱得好：

说说看，究竟什么是爱情？
“两个灵魂，可思想只用一个头脑；
两颗心儿，却只用一个节拍来跳！”
(Was ist dann Liebe ? Sag !
Zwei Seelen und ein Gedanke,
Zwei Herzen und ein Schlag !)

咱们中国人说的比较含蓄，元好问当然“好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其实，中国人从古代开始，就连篇累牍感叹和抱怨爱人不能经常相见、长相厮守：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有人把爱情写的如胶似漆，甚至香艳肉麻，晋朝的诗人本来无所事事，才有这种闲情逸致吧？例如陶渊明和杨方。为了爱，一向恬淡如水的陶先生居然赋起了香浓得化不开的《闲情》：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
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
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
愿在眉而为黛，
愿在莞而为席，
愿在丝而为履，
愿在昼而为影，
愿在夜而为烛，
愿在竹而为扇，
愿在木而为桐，

钱钟书先生曾在《围城》里写到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唐晓芙时指出，人们“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有想到化作她的牙刷”？这里偏偏少了“愿在齿而为刷”，今天熟读《围城》、正在恋爱而又有关学学陶渊明的可以把它添上。

杨先生则说的比较抽象概括，但也同样满是狎昵的天趣：

我情与子亲，
譬如影追躯。

但愿长无别，
合形作一躯，
生为并身物，
死为同棺灰。

写艳情，最好是像这本诗集那样点到为止，不涉狎昵，给读者留下一片想像空间。魏承班的词也是这种情趣，所谓“隽不在言，而有不尽之意”：

翠翘云鬓动，敛态弹金凤。
宴罢入兰房，邀人解佩珰。

当然，也有诗人对于爱情非常豁达潇洒。秦观很擅长抒写柔情，在宋朝就有人说他“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但秦先生对于长相厮守、如胶似漆的爱情却不屑一顾。下面的词倒又恐怕是本书中的那一对西洋情侣所不能接受的了：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爱情不是人生的必需吗？那为什么它带来无穷的痛苦？德国人引用古希腊诗人的话说：恋爱和结婚，实在应该可以算做人生的一场必不可少的灾乱(als ein not-

wendiges Übel betrachten) 哟! 这岂不令人谈婚色变!

爱到极处，甚至有想用解剖刀来相互换心的。如五代的词人就对自己下了决心。可惜的是那时还没有《聊斋》，不知陆判官的绝技：

怨孤衾。
换我心，为你心。
始知相忆深。

无独有偶，德国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也有更妙趣横生的想像：

你是我的，
我也是你的，
这点你很明白。
你已经被关进我的心里，
而钥匙又已经丢失不在，
所以，你也就只好在我心中永远深埋。
(Du bist min,
ih bin din,
des solt du gewis sin.
Du bist beslossen in minem herzen,
verlorn ist daz sluzzelin.
Du muost och immer dar inne sin.)

爱到深处，连失恋也美。本书的诗里有一些这样的

词句，故意想像这对两心相悦的人儿一旦分袂，而又在马路上邂逅相遇会是什么情景。但是，人们既然还在热恋中，不管怎么想像也是味儿甜甜的。闻一多倒确实咏叹得那么伤感、那么无奈、那么美：

忘掉她，
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一出梦，
像梦里的一声钟。
忘掉她，
像一朵忘掉的花！

爱情当然带来无限绮思，像京剧《红娘》里唱的：“今宵钩却了相思债，无限的春风抱满怀。”春宵苦短，难怪浪漫的拜伦虽 *lived like a lord*(过奢华的生活)，却还是要这么抱怨：

夜晚本是为爱而生，
白天何事匆匆赶回程。
(Though the night was made for loving,
And the day returns too soon.)

这倒同白居易笔下的《长恨歌》里的感叹近似了。但拜伦贵为勋爵 (Lord)，却不做皇帝，他为爱情而迟起不至于祸害老百姓。当皇帝的李隆基实在未免“自律”太差：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爱不仅是甜蜜的，爱和恨又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本书的男女主角爱得太深，一赌气就甚至希望对方也痛苦痛苦。还是古罗马人说的比较和缓蕴藉：

我恨，我又爱，
你问得好，这是何苦来？
(Odi et amo: quare id factum,
fortasse requiris.)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对人生悲观而在文学上凄艳的日本人，他们看到的却是一旦相逢就马上又会别离。这点儿也是从我们江淹《别赋》中的“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学来的吧：

分手就开始在相逢。
(逢うは別れのはじめ)

爱恋和思念是一起嫁过来的娥皇女英，成双作对来消耗着男人们的能量和血肉。柳永说的感情最深：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销得人憔悴。

也不要以为法国人对于爱情总是乐观和浪漫的，一个法国作家说出了爱人们不愿正视的真理：

爱的欢娱是一时转瞬即逝，
爱的痛苦却一生终而复始。

(Plaisir d'amour ne dure qu'un moment,
Chagrin d'amour dure toute la vie.)

中国人的感叹就更多、更细腻、更夸张。朱彝尊的恼恨惆怅我本人也曾不止一次有过：

每嗟相见太匆匆，
一片红笺恨未通。

在恋人相会的时候，他们连时间也想故意忘记。但时间是造物的两大支柱之一，哪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所以恋人只好“山枕上，长是怯晨钟”了。这本诗里的一双男女当然也常常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但这还不及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多夫在他的喜剧里说得干脆：

幸福的人儿是不看钟点的。
(Счастливые часы
не наблюдают)

而一旦分别，就两地相思、魂牵梦萦。这本诗里的两位主角，对于偶尔的小别都不能忍耐。这种离情别绪，有谁能够比李清照以她女人的细腻温馨、多愁善感的情怀，抒写得能给人这么美的艺术享受？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又有人把短短的相见和长长的相思一并倒出。朱淑真写得大胆而痴情，因此也就可爱可亲：

携手藕花湖上路。
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
随群暂遣愁怀。
最是分携时候，
归来懒傍妆台！

爱情百态里最凄清断魂的，是早年的爱人偶尔相遇，男方仍是恪守归约、孑然一身，但女方已经命运难违、罗敷有夫了。德国的施笃姆在《茵梦湖》里写道：

他俩就这么一直站着。当她的眼睛向他这边抬起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盈眶的热泪。

“伊丽莎白！”他说：“那一片青山后面就埋葬着我们的青春。它现在又何处可寻呢？”

(So standen sie lang. Als sie die Augen gegen ihm aufschlug, sah er, daß sie voll Tränen waren.

"Elisabeth", sagte er, "hinter jenen blauen Bergen liegt unsere Jugend. Wo ist sie geblieben? ")

爱情是变幻无常的。本书诗里的那双情侣会不会堕入这种命运安排？他们此时此刻虽然醺醺然沉醉在爱的幸福里，倒也“居安思危”，想到过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分手，将会多么凄清。结果，却是激起了更热烈的狂澜。我觉得书里的那一段写得最能打动人的心弦。

爱情能征服万物，就是不能征服自己。罗马诗人维吉尔歌唱道：

爱情降服万物，
我们对爱情只好拜服。
(Omnia vincit Amor: et nos cedamus Amori.)

爱情是盲目的，这尽人皆知。但是，爱情却又不承忍自己眼瞎会把路走错。美国女诗人派克这么轻歌：

爱情这件东西，她从来也不会把路走错。
(And love is a thing that can never go wrong,.....)

爱情喜欢听各种甜蜜的誓言。但莎翁早已劝年轻人不要拿月亮起誓，因为在三十天里月亮都会有圆有缺。中国人说“海枯石烂”，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说“水面上秤锤浮”什么的。英国诗人奥登发的誓言却最是作怪，爱就爱嘛，可他把咱们中国也牵扯进去了：

我会那么爱你，亲爱的，我会那么爱你
直到中国和非洲碰头相遇，

直到江水一跃、跃上高山，
直到马路上歌唱的是条条鲑鱼。
(I'll love you, dear, I'll love you
Till China and Africa meet,
And the river jumps over the mountain
And the salmon sing in the street.)

可是，这本书里的男女主角却从不发誓；他们格调高雅、不落俗套。

世间万物生灵，怪就怪在也只有人是四时都能触动情思、说爱就爱、不讲季节。法国博马舍坦率得惊人而可敬：

本来不渴却要喝水，
一年四季都能做爱，
夫人，只有这点才是我们万物之灵
区别于其他野性的所在。
(Boire sans soif et faire l'amour en tout temps,
madame, il n'y a que ça qui nous
distingue des autres bêtes.)

爱情的曲调多变，一会儿惊涛骇浪，一会儿万籁俱静，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却正是她的规律。有一位法国人总结说：

越是多变，
却越是不离其宗。
(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